

战争事典

宋毅主编

最后的十字军

1396年尼科波利斯战役

“日不落帝国”的雏音

苏伊士海姆会战浅析

国之关原

出羽合战探本

点爆世界的“火药桶”——“一战”前的巴尔干战火

“一战”在中国——记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

太平军之末路杀劫（战争文学）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

指文® 战争事典 003

战争事典

WAR HISTORY

宋毅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事典 / 宋毅主编.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07-0623-3

I. ①战… II. ①宋… III. ①战争史-世界-通俗读
物 IV. ①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7847号

战争事典 003

宋毅 主编

策划制作: 指文图书*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13

字数: 250 千字

版本: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623-3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CONTENTS

目录

- 1 前言
- 2 **最后的十字军**
1396 年尼科波利斯战役
- 54 **东国之关原**
庆长出羽合战探本
- 96 **“日不落帝国”的雏音**
布伦海姆会战浅析
- 127 **点爆世界的“火药桶”**
“一战”前的巴尔干战火
- 146 **“一战”在中国**
记 1914 年日德青岛之战
- 170 **太平军之末路杀劫（战争文学）**
- 203 创作团队简介

前言

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联军进行的一次战役。此战汇集了匈牙利王国、法兰西王国、医院骑士团、威尼斯共和国及欧洲各地的骑士精英，号称14世纪以来最为强盛的十字军。《最后的十字军——1396年尼科波利斯战役》一文将为您揭开这段波澜壮阔的东西方大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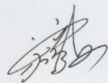
纪元1600年，关原合战决定了日本从战国时代以来最终的天下归属，但这场战役的序幕，却是从德川家康讨伐上杉景胜开始的。然而，关原合战真正打响时，上杉景胜反而并未参加这场决定日本天下谁属的战争，倒是向东与最上义光和伊达政宗进行了激烈的火并。到底是什么让上杉景胜不顾天下大势？《东国之关原——庆长出羽合战探本》将为您解说。

一场战争，让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计划彻底化为泡影；一场战争，让英国踏上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程，《“日不落帝国”的雏音——布伦海姆会战浅析》一文不但能让我们了解这场战争，还能让我们认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二战著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直系祖先——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

众所周知，是巴尔干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巴尔干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最终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但是，巴尔干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巨大问题呢？《点爆世界的“火药桶”——“一战”前的巴尔干战火》将会为您揭开这段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与抗日战争相比，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但“一战”中唯一一场发生在远东的大规模战役却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响的。但讽刺的是，两个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中国的北洋政府却只能宣布中立。这样的耻辱在清末并不是第一次，阅读了《“一战”在中国——记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后，相信大家对于“弱国无外交”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太平天国是清末最无法让人忽视的，不论争议如何，总有那么几个忠臣，演绎这一段苍凉的末路悲歌。《太平军之末路杀劫》将为您带来这一精彩的战争文学。



2013年11月

最后的十字军

1396 年尼科波利斯战役

作者：马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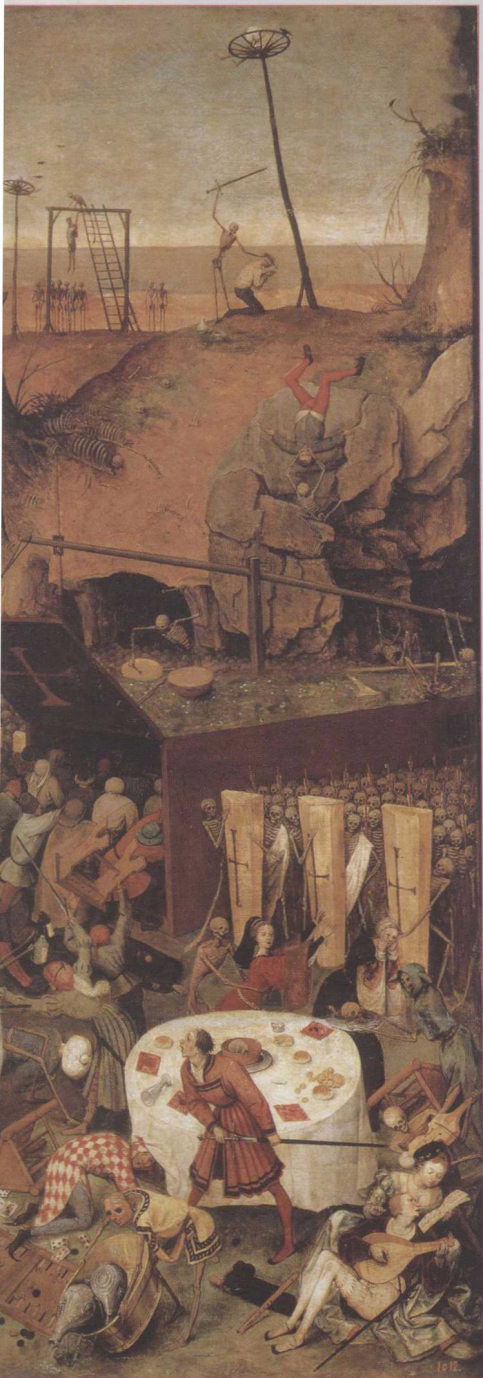


○ 彼得·布吕赫尔《死亡的狂欢》

纷乱的世界

对于欧洲而言，14世纪是多灾多难的世纪。1348年，随着东方商船而来的神秘黑死病，在欧亚大陆肆虐了整整二十载，令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前所未有的瘟疫席卷了一切，无论王公贵族、主教修女，还是市井乡民，在疾病面前都没有特权。黑死病在小亚细亚与黑海沿岸发端后，迅速传播至巴尔干、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直至北欧、莫斯科与伊比利亚半岛。所到之处，田地荒芜，商业凋敝，幸存的难民四处游荡，将绝望的消息传向远方，而最虔诚的圣徒也束手无策。在人们心目中，也许正如教会宣称的，这是上帝震怒下的“天谴”。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欧洲人感受的，恐怕当属老彼得·布吕赫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16世纪的一幅油画。在这张画作上，一支支骷髅大军席卷着大地，处处哀鸿遍野，惨如地狱，恰如油画的名字——《死亡的狂欢》（The Triumph of Death）。

与瘟疫接踵而至的，还有战争。自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年于黑斯廷斯战役击败英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Godwinson）后，英格兰王室便一直在法国北方拥有大片领地。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去世，留下一名独女，没有男性后裔，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分别为英王爱德华三世（查理的外甥）与安茹伯爵腓力（查理的堂兄）。由于对英格兰的



不信任及对萨利克法^①的坚持，法兰西贵族们最终推举腓力登上了王位（即腓力六世，Philippe VI），而爱德华三世对此耿耿于怀。当新任法国国王试图剥夺英王在法国北部的领地时，新仇旧恨之下，爱德华三世终于向法国宣战，并要求获得王位，这揭开了英法两国断断续续长达116年“百年战争”的序幕。“百年战争”的惨烈是空前的，西欧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势如水火。1356年，法军在普瓦捷会战中大败，国王约翰二世被俘，4年后，面对围攻巴黎的英军，太子查理不得不签署城下之盟——丧权辱国的《布雷蒂尼条约》，令法兰西丧失了卢瓦尔河以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全部领土。但不久，查理便展开反攻，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将英国的势力赶回北方沿海几座城镇，英王失去了几百年来在法国北部的传统领地。随着战事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了进来：勃艮第、布列塔尼、葡萄牙、纳瓦拉、法兰德斯、阿基坦、卢森堡、苏格兰、热那亚、阿拉贡、神圣罗马帝国、卡斯蒂利亚……长长的名单最终形成了绞肉机，英法这两个基督教强国的肉都被绞碎了。

此刻，东方也颇不平静。

横跨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国，千年以来，一直扮演着欧洲看门人的角色，一次次将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塞尔柱突厥人拒之门外，令西欧的基督徒免遭劫

难。然而如今，这扇大门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早在1204年，十字军就在威尼斯的怂恿之下，血洗了君士坦丁堡，使帝国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对于拜占庭废墟上的天主教十字军国家，如拉丁帝国（The Latin Empire）、雅典公国（Duchy of Athens），希腊人恨之入骨，自然难以承担保境安民的重任。偏安于达达尼尔海峡对岸的拜占庭残余势力（尼西亚帝国）虽然励精图治，也赢得了民心，但无奈只有半壁江山，完全无法和昔日的东罗马相提并论。它大体抵挡住了东方突厥人与土库曼人的一波波攻势，并同罗姆苏丹国建立了友谊。但好景不长，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意外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在市民的拥戴和欢呼下加冕登基，正式宣告拜占庭帝国光复首都。然而，残存的十字军国家依然虎视眈眈。为了保护新近收复的欧洲领土，帝国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与精力从安纳托利亚西部投放到巴尔干与色雷斯，这必然造成东部防御的松懈，而更加强大的敌人，此刻也来临了。

13世纪后半叶，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比提尼亚（Bithynian，为古罗马小亚细亚西北部行省）出现了。它的创始人埃尔托格鲁尔（Ertughrul），卒于1281年。继任者为著名的奥斯曼帝国创始人（Osman）——奥斯曼。奥斯曼家族的起源众说纷纭，一些在奥斯曼帝国兴盛之后流传下来的材料颇有牵强附会之味。例如，有记载称奥斯曼人

① 拉丁语“lex Salica”，源于法兰克人萨利克部族中通行的各种习惯法，公元6世纪初，这些习惯法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汇编为法律。萨利克法是查理曼帝国法律的基础，对欧洲的很多天主教国家具有深远影响。法典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不承认女性对土地的继承权，剥夺了女性的诸多继承权利。

的祖先为《圣经》中的先知诺亚。有世系表把乌古斯土耳其人的同名祖先——乌古斯可汗也列入表中，其中还包括乌古斯可汗的儿子阿尔普（Gök Alp）和孙子恰伍德尔（Chavuldur）。而还有传说认为奥斯曼人是乌古斯的第24代后裔（还有一说，奥斯曼是乌古斯支系后裔）。虽然13世纪晚期时奥斯曼人已成功将部分乌古斯族人纳入了自己的统治阶层，但他们与后者从族源看相去甚远，甚至后者最初对土耳其人的领导尚怀有敌意。15世纪的一些宫廷弄臣甚至宣扬奥斯曼王族乃先知穆圣的后裔——奥斯曼王族耻于编造此说，因为穆罕默德的后裔谱系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撇开这些传言不谈，现在的历史学家只能说埃尔托格鲁尔并非部族首领，而是一位干练但出身不明的加齐指挥官（穆斯林的边区领主

常常被称作 Ghazi，来自阿拉伯语，原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大致相当于西方的“骑士”）。出于某种原因，他来到边区，依靠自身英勇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酋长国。他主要的财富就是他所征服的土地。加齐领地的繁荣往往是建立在掠夺异教徒领土的基础上的，而奥斯曼的首要目标自然是衰退中的拜占庭。

拜占庭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些威胁，但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西方，对东方新的敌人，便采取了绥靖政策。拜占庭主动放弃了大片领地，并将部队撤往欧洲——这看上去是相当明智的，因为拜占庭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海军和达达尼尔海峡，足以保护帝国欧洲部分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直到1301年，奥斯曼人在科尤尔希萨尔（koyunhisar，亦称 Baphaeum）击败拜



●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 以弗所（Ephesus）大图书馆遗迹

占庭人后开始向奥林匹亚山以北移民时，他们才引起拜占庭的警觉。拜占庭此时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仅剩西北一隅，奥斯曼人对这一地区的侵犯令拜占庭再也无法容忍（何况该省正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对面）。但是，拜占庭的防御杂乱无章，缺乏成效。1305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雇佣的加泰罗尼亚军团在洛伊克（Leuke）附近击败了奥斯曼人，但是该雇佣军很快掀起了叛乱，并使帝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内战期间，奥斯曼军队时而为皇帝卖命，时而为加泰罗尼亚军团效力，借机扩张了自身势力，直达马拉马拉海。1308年，奥

斯曼人成功夺取了小亚细亚西部最后一座大城——以弗所，随后，又夺取了拜占庭在黑海沿岸伊内博卢（İnebolu）至珊伽里乌斯（Sangarius）之间的若干市镇。他们的部队大部分为骑兵，缺乏攻城设备，因此攻城的方式一般为驱逐市郊居民后再长期围困城市，直至被围人员投降。奥斯曼集中全力围攻拜占庭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布尔萨（Bursa，后来一度成为土耳其首都）。该城坐落在奥林匹斯山脚，地势险要，城墙坚固，虽然周边地区纷纷沦陷，但它在拜占庭的海军支援下依然坚持了近10年，最终因弹尽粮绝，于1326年4月6日开城



◎ 奥斯曼骑兵

投降。

奥斯曼去世后，长子奥尔汗（Orhan）继承了王位，并继续蚕食拜占庭帝国。1329年，经过长期围困，奥尔汗攻占了历史名城尼西亚（Nicaea）。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与宰相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也曾试图收复该城，然而战事陷入了僵局，部队渐生不满，同时帝国内部爆发了叛乱，这一计划不得不终止。接下来厄运轮到了重要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它在得到海上补给的情形下坚持了9年。然而，随着海上通路被奥斯曼人封锁，它在1337年时也陷落了。以



◎ 奥尔汗

尼科米底亚为据点，奥斯曼人大肆扩张，疆域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虽然拜占庭几乎丢失了整个小亚细亚（特拉布宗除外），作为帝国欧洲部分守护神的爱琴海和海峡依然属于拜占庭，因为游牧出身的土耳其人缺乏

航海技术与船只。然而，这看似稳定的局面也随着拜占庭的内乱灰飞烟灭了。1341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后，爆发了“两约翰之战”——摄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与新皇约翰五世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战。坎塔库震努斯可算是拜占庭晚期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弥留之际原本想将皇位禅让与他，后者却坚辞不接受，一心要辅佐幼君，但皇后安娜对摄政的存在如鲠在喉，便设计加以陷害。约翰·坎塔库震努斯被迫起兵反叛，并一度加冕成为共治皇帝。他与奥斯曼人私交甚笃，内

战时向奥斯曼大量借兵，最多时达2万，奥斯曼人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名正言顺登陆欧洲，并建立了基地。按照和坎塔库震努斯的约定，内战胜利以后，土耳其军队就应被礼送出境。可惜，坎塔库震努斯失败了，苏丹也就撕毁了协议，命令军队在色雷斯定居下来。后来，土耳其军队攻占了乔尔卢（Chorlu）及狄迪蒙特乔（Didymoteicho），打开了通往亚得里亚堡（今土耳其埃尔多安）的门户。内战中取得胜利的约翰五世对此无力抵抗，加上坎塔库震努斯的垮台使帝国失去了唯一能与奥斯曼斡旋的政治强人，帝国便只能坐视土耳其开疆拓土。约翰五世曾一度于1369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希望以此获得教皇的大力扶持，但教皇态度暧昧，而国内的东正教民众对天主教的痛恨远甚对伊斯兰教（毕竟十字军的背叛还被拜占庭人铭记在心），约翰五世返回国内后，便不得不向奥斯曼人纳贡称臣了。皇子曼努埃尔（Manuel II Palaiologos，未来的曼努埃尔二世）更是作为质子被送入穆拉德一世（Murad I）苏丹的宫廷。此时的拜占庭已经像病人膏肓的老人，匍匐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蹄之下了。

收服拜占庭后，奥斯曼土耳其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国家，历史上长期对拜占庭纳贡称臣，但是随着拜占庭的衰落，它便逐渐成了巴尔干地区令人生畏的强国。自1346年起，国王斯蒂芬·乌罗什四世（Stefan Uroš IV Dušan）开始自称“塞尔维亚与希腊的沙皇”（Czar），并几乎夺走了拜占庭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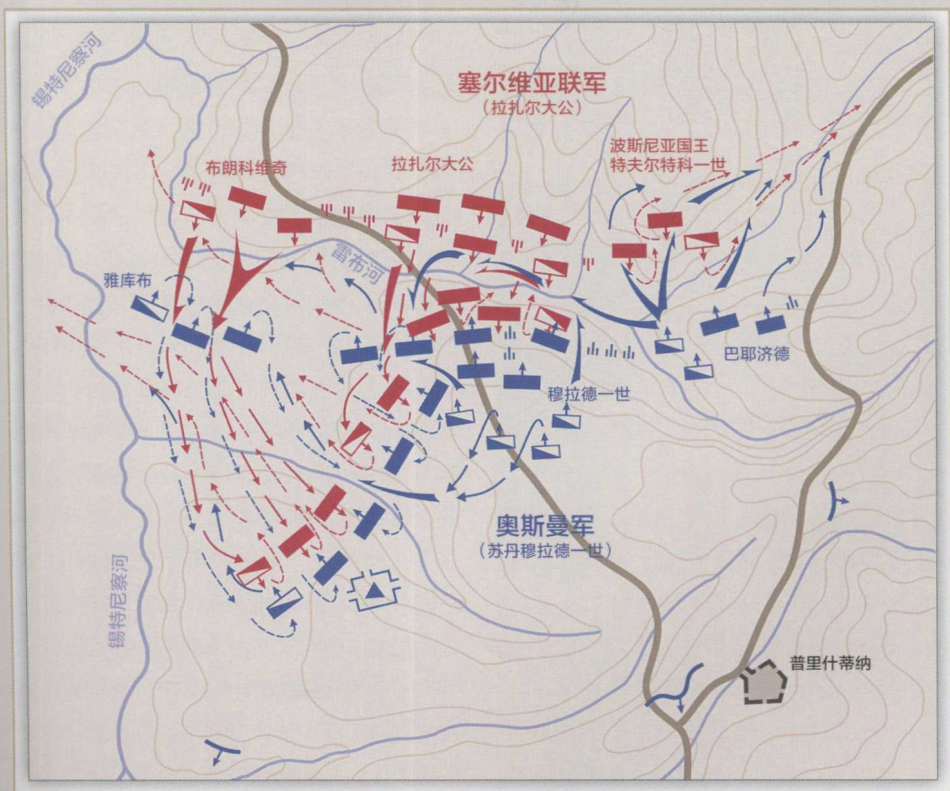
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塞尔维亚人开始觊觎拜占庭昔日的荣耀地位，但这一进程随着乌罗什四世去世以及奥斯曼人的突然入侵而被打断。继拜占庭沦为奥斯曼藩属后，1385年，保加利亚也战败投降。此时，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 Hrebeljanović）不愿坐以待毙，便集结了举国精锐，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决战于科索沃平原，是为著名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据说，塞尔维亚军队的总人数达到了10万人，而苏丹的部队最多不超过6万。战役初期阶段，塞尔维亚略占上风，并且一名叫作奥比利奇（Miloš Obilić）的塞尔维亚骑士诈降后，用毒匕首成功将苏丹穆拉德一世刺杀，但奥斯曼军队的素质，尤其是土耳其禁卫军的素质远高于塞尔维亚人。皇子巴耶济德（Bayezid，曾获得“雷霆”的称号）隐瞒了父亲死讯，接过了战场指挥权，并派出刺客勒死了兄长雅库布（Yakub Çelebi）。在他的反击下，塞尔维亚联军动摇了，尤其是拉扎尔的女婿布朗科维奇（Vuk Branković）率领自己的部队临阵脱逃后，更是将动摇变成了溃败。拉扎尔被俘后，被处死在苏丹的营帐外。他的女儿送入了新任苏丹巴耶济德一世的后宫，他的儿子斯蒂芬·拉扎列维奇（Stefan Lazarević）向苏丹称臣，忠心耿耿地为苏丹效劳，直至苏丹去世。塞尔维亚人有组织的抵抗就此终结了。

此后，在巴尔干地区，唯一有能力阻挡奥斯曼人的大国就只剩匈牙利了。这个国家中西部主要是以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为主的地区，北部则是以信仰天主教的斯洛

伐克人为主的地区，南方是信仰天主教、东正教的斯拉夫地区，东部为混杂有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今属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具有半独立地位，当地的部分王公贵族接受了匈牙利文化和天主教，而另一些则与摩尔多瓦（Moldov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文化更为亲近。南部边界则大体延伸至克罗地亚一带，与塞尔维亚王国接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有时也承认匈牙利的宗主权。它们通过控制贸易通道获得了大量财富。摩尔多瓦将边界向东北扩展到和蒙古金帐汗国接壤的地区。瓦拉几亚则打开了通向黑海

的道路。14世纪晚期，在米尔恰一世（Mircea）的领导下，瓦拉几亚实力达到了顶峰，以至于他在19世纪被罗马尼亚人尊奉为“大帝”（the Great）。但与强大的外敌相比，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仍显得相当薄弱。

拉约什一世（Lajos, 1326—1382）在位期间，匈牙利在巴尔干令人敬畏。他成功地抵御了奥斯曼人，并且还取得了波兰王位，建立了匈牙利-波兰联合王国，但当他去世以后，匈牙利便开始走下坡路了。老国王驾崩时，只留下寡妇伊丽莎白和两个女儿——11岁的玛利亚（Maria）和9岁的雅德维加（Jadwiga）。玛利亚在拉约什



◎ 第一次科索沃战役态势图



◎ 1389年，第一次科索沃之战的情景。

死后加冕，但波兰人拒绝承认她的统治地位。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他们转而同意拥立雅德维加。自此，匈牙利-波兰联合王国正式分裂为两个独立国家。雅德维加嫁给了立陶宛大公雅盖沃（Jagiello）后，波兰和立陶宛宣告联合（这奠定了波兰-立陶宛联邦长达几世纪的基础）。而玛利亚则与卢森堡的西吉斯孟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1368年2月15日—1437年12月9日，勃兰登堡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之子）订婚。西吉斯孟德从来不肯接受波兰人的分离，并且一直希望获得匈牙利的统治权。由于西吉斯孟德和玛利亚没有立即结婚，匈牙利暂由伊利莎白摄政。但此时那不勒斯国王查理（拉约什一世的养子）也提出了王位继承权，并于1385年兴兵进犯。玛利亚战败，被迫退位。然而查理很快被伊利莎白的追随者

刺杀。最终，西吉斯孟德解救了妻子，软禁了伊丽莎白太后，在1387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数年后，玛利亚在一场蹊跷的事故中意外殒命，西吉斯孟德终于成了匈牙利唯一的主宰。但他毕竟有着德意志血统，很多匈牙利人因此认为西吉斯孟德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时不时发起叛乱。虽然国王平定了这些叛乱，但他无法获得拉约什一世那样的权威和认同，地位并不稳固。不过，事实证明西吉斯孟德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君主。目睹南方的邻居在土耳其人面前纷纷倒下，他深谙“摒弃门户之见，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道理。此时，拜占庭皇帝已是曼努埃尔二世，曼努埃尔二世饱读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曾在奥斯曼的宫廷充当质子，了解自己的对手。他是个有才能有抱负的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然而时运不济，即位之初，君士坦丁堡便

遭到了同样野心勃勃的巴耶济德一世的不断围攻。这时西吉斯孟德抛来了橄榄枝，表示愿意不计前嫌，与东正教国家通力合作，共同抗敌，曼努埃尔二世别无选择，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吉斯孟德及其许诺的援军上。与此同时，西吉斯孟德也着力修复和瓦拉几亚的关系。他将原本自己控制的弗格拉什公国（Făgăraș）及什未林伯爵领地（Severin）让给了米尔恰一世，两者结成了盟友，决定在多瑙河防线上共同进退。为了策应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奥斯曼土耳其加强了对多瑙河一线的兵力部署。1395年，米尔恰率领1万人马，试图在阿尔杰什河（Argeș River）一带遏制巴耶济德的推进，于是爆发了罗文（Rovine）战役。米尔恰的部队表现英勇，给苏丹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苏丹的部队（连同仆从的巴尔干王公）多达48万人，虽然双方都声称获得了胜利，但最终结果却是瓦拉几亚人被迫后退。巴耶济德还一并攻破了匈牙利人7座要塞和设防城镇，其中包括多瑙河重镇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很明显，仅仅依靠米尔恰一世的勇敢，还不足以掌握多瑙河南岸。西吉斯孟德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拜占庭还是瓦拉几亚，都过于虚弱，要对抗如日中天的巴耶济德，还必须面向西方，寻找天主教盟友的援助。他往各国派出使节，希望能鼓动起一支新的十字军，来拯救巴尔干的危局。

鼓动新的十字军需要宗教的力量，西吉斯孟德能否一呼百应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此时距离1291年十字军在叙利亚海岸的最后一个重镇阿卡（Acre）被穆斯林攻



◎ 斯蒂芬·拉扎列维奇



◎ 米尔恰一世

◎ 匈牙利国王
西吉斯孟德



陷，耶路撒冷王国覆灭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十字军的理想与浪漫，似乎早已是明日黄花。雪上加霜的是，基督教会会在14世纪下半叶，还出现了空前的分裂。早在1054年，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就为种种宗教上的分歧，互相开除对方教籍，导致了基督教的一次巨大“地震”

（由此产生了天主教和东正教），1204年的悲剧更是令两派教徒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1965年，教皇与大牧首才正式和解）。1303年，因为对君主是否有权任命神职人员的纷争，法王菲力四世唆使暴徒暴打并折磨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VIII），造成教宗在数日后伤重身亡。然后

法王立克雷芒五世（Clement V，法国籍）为教皇，进而逼迫教皇将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从此，在长达70余年的时间里，教皇成为法王的囚徒，史称“阿维尼翁之囚”。由于失去了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的几乎全部税收，幽禁在法兰西的历代教皇们不得不另辟财源，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项便是大量兜售赎罪券。天主教教义规定，一个罪人（因为原罪的缘故，几乎没有人是无罪的）若向神父虔诚忏悔并被宣布赦免罪孽，便能免受入地狱之苦。若要进入天堂，还需取悦上帝——通过苦修、祷告、斋戒、朝圣等来净化自己灵魂，这也是基督徒热衷于前往圣地的原因之一。求财若渴的教皇们想出了一条捷径——教徒们被准许通过捐献财物来获得宽恕，哪怕他（她）曾经犯下重罪。此类捐献的凭证被称作“赎罪券”。起初，教廷还有些遮遮掩掩，后来，赎罪券就像今天的债券那样开始在市场上泛滥了。这种乖谬的敛财之举无疑是对教会形象的玷污，自然遭到了那个时代欧洲民众的唾弃和憎恶。难怪，意大利文豪薄伽丘《十日谈》中的神父，几乎都是脑满肠肥，鸡鸣狗盗之徒。欧洲各国（法兰西除外）舆论都要求教皇尽快迁回罗马。经过多年延宕，1377年，格列高利十一世（Gregory XI）终于连同整个教廷回到罗马，但不幸的是，他于翌年逝世。罗马民众担心主要由法兰西人组成的枢机主教团会再次选出一名法国教皇并回归阿维尼翁，于是，他们走上了街头，高呼：“我们需要一位意大利教皇！”在选举的前夜，枢机主教

们被罗马人告知，如果选出一位法国教皇，他们的安全将不能得到保证。强大的压力之下，枢机主教们最终选举了意大利主教巴托罗曼（Bartholomew），后者履行了全部仪式，于当年4月正式加冕为乌尔班六世（Urban VI）。法兰西主教们原本认可这一切，但新教皇上任后，宣布要改组教廷，尤其是要改变枢机团中法兰西人过多的现状，这就严重触犯了枢机主教们的利益。1378年夏天，成功逃离罗马后，法国枢机们发表宣言，声称之前的选举是在胁迫下进行的，是无效的。他们进而举行了第二次选举，选出了一名法兰西教皇，即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克雷芒携支持者回到阿维尼翁，而乌尔班六世留在了罗马。由于两位教皇从选举程序上看似乎都是合法的，于是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天主教教皇，两人都视对方为异端。欧洲主要列强被迫在两个教廷间进行选择。法兰西拥戴克雷芒七世，英格兰自然支持乌尔班六世，西班牙人认可克雷芒七世，日耳曼人则视乌尔班六世为正统……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分裂对西欧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作为圣彼得的传人，教皇被认为掌握着“天国的钥匙”，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领袖和共同纽带，但这条纽带如今也断了。由于两个势均力敌的教廷出现，人们无法分辨谁是正统，两位教皇都各自任命欧洲各地区的主教，于是经常出现同一地区拥有两名敌对主教的情况，甚至同一教堂也拥有两名神父，这造成了民众思维的普遍混乱。王公们的政治动机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如在英法战争中，因两国分